

七書講義

孫子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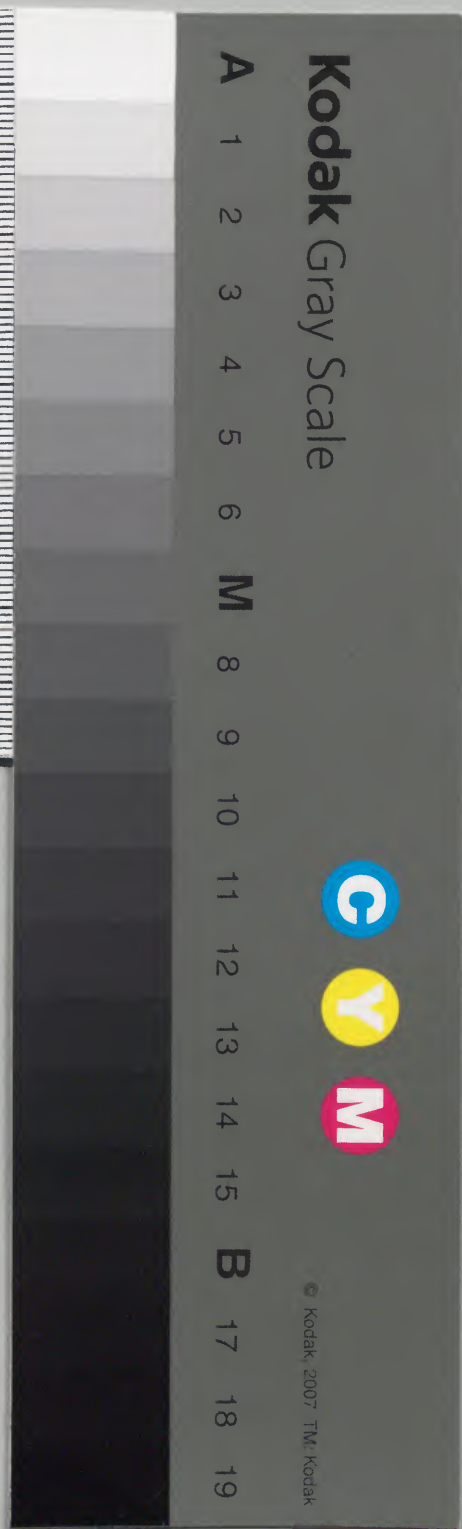


			五	漢
		三	〇	書
一	五	一	五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五	〇	漢
函	一	五	五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5
冊數	15 (3)
函號	299 205

共十五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

淺草文庫

火攻

人持一炬陸遜所以克先主光照數里慕容所以退桓冲火攻其可不用乎是以田單作火牛

燕軍可以破鉞尹執燧象吳師可以敗楊璇之

破桂陽也以火馬高浩之破姚襄也以火雞此

火攻之所由作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 二曰火積 三曰火庫

四曰火庫 五曰火隊

周伯仁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而孫子乃有五火

之利者蓋兵以取勝為本苟可以勝而為兵之利

者皆可用也孰謂火攻之出於下策乎火人者以
火焚其人也焚其人則彼不可得而用之也班超
焚其使者是焚其人也火積者以其火焚積聚也
焚其積聚則彼必無所仰食也賀若弼之平江南
云其地溫有積聚不若火其積聚是焚其積也火
輜者以火而焚其輜重也焚其輜重則彼無所恃
也曹公攻袁紹焚其輜重是也四曰火庫以火焚
其府庫也焚其府庫則彼無所資矣高祖渡白馬
津或說焚項羽府庫是也火隊以火焚其軍之隊
伍使無得相應援也陸遜令人持一火炬以勝之
是也至於杜佑釋火隊以為火墜謂墜墮也以火

墜入軍營也矢頭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
敵之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也然不如火隊
之說為分明故張昭釋曰候敵軍行在蒿穢草地
可以發火而焚之此火隊之說也此孫子之火攻
然也至於張昭杜牧火攻之法則又有所謂火兵
火獸火禽火弩火盜火弩是五者亦五火之用
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

曹公釋曰因其人張昭襲其說以為因伺候知
其可用也恐未必然惟杜佑釋之曰又因風燥而
焚燒不必為因人也蓋縱火者必有所資用火者
必備其物將以縱火必敵人之軍壘營舍天時風

燥然後可以舉之此行火必有因也將以用火必先令士卒備其火具然後可以為烟火也既烟火必素具也皇甫嵩之討張角也謂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非行火之有因子乃若軍吏束炬乘城此又烟火必素具也至若高顯平陳之策有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可密遺行人因風縱火是亦行火有因也宋武帝伐盧循令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是亦烟火必素具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火之性就燥也將以縱火者必審其燥濕之時火

將之以風也將以用火者必觀其風起之日發火不知其時雨濕而火之必不焚不足云之知時不知其日則反風而火之必自焚不足云之知日時也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當其亢陽日久草木乾燥此天燥之時也因時而發火則何所不焚東北之分艮之位也有箕星為在於析木之津此好風之星也西北之分乾之位也有壁星為在於營室之東壁以乾感箕亦好風之星也東南之分巽之位有翼軫為在於鶉尾之次巽為風是好風之星也故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而月之從星則有風雨生焉故觀其所由之度而知其風

之所從起凡此四病乃風起之日也故月由于翼
軫吾知其為巽之風必自東南而至也月由于壁
吾知其為乾之風必自西北而至也月由于箕吾
知其為艮之風必自東北而至也知其風之所起
也因而火無不得利矣是以因風縱火李逸之所
以克敬業時風甚猛黃蓋之所以破曹公苟為不
知風之所自則不為侯景必為王琳侯景風勢不
順自焚而退王琳逆風擲燧反焚其船是又安知
風之所起乎

從之不可從則止

火攻之法雖有所宜而用火之際必有其機火攻
固有機也苟不隨宜而用之何取乎機哉是以五
火之攻各有其變因其變而後為之應此之謂隨
宜而用機五火之用彼必有變以待我之因其變
而應之度可以因敵變化而取勝矣應之術如
何發之於內則早應之於外蓋以火恐動敵人必
以火應之乘其驚恐而勝之也然必謂之早應之
者謂應之不可以不速也不速則失機矣昔皇甫
嵩之戰波才也嵩兵少必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
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吾出兵擊

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是知所以應之也然
火攻之法攻人之無備出人之不意者也若彼或
有備則吾亦可未以率進故火發而其靜者待而
勿攻必其有備也張昭釋此曰敵靜有備不可應
也若欲攻之則必極盡其火力觀其勢之如何見
其機有可乘則投之不可投則止而不從是以張
昭釋此曰伺敵救火時有可乘即乘之無可乘則
止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用火之法苟可發之於外何必守之於內而不用
於內乎此所以在乎以時發之也前言火發於內則

早應之於外是以發火者發之於內也今又言火
可發於外何耶前之所言自敵而言也此之所言
自我而言之也自我而言則內者深而莫測外者
顯而易見也機深而莫測故以內言火顯而易見
故以外言謂其火可發於外何必守之於胸中撫
機不發哉要在乎以時發之斯無失機之害黃蓋
得之故能因時發火乃若高歡不從斛律舉之言
是又不能無失時也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用火之法必欲乘便而擊之苟不得其便而逆攻
之必為所敗夫火以風用上風有火則下風無火

矣風從東其火必西是西為上風東為下風也人之避火必於下風以免俱焚之灾吾苟攻下風則彼之避死求生之人將致死戰於我矣故無攻或曰火發於順風則其勢炎上而不可遏攻於逆風則其勢雖炎而不可久

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火之用也以風之來也有數一久一止此風之數然也晝陽也晝風則火氣相動夜風卒欲縱火當知凡之短長此杜佑之說然也蓋謂晝時為風其勢必久夜時為風其勢必止或以晝風已久則夜風必止此消息盈虛之數也古之人有會天大

風因風縱火者知其數也是以凡軍必知五火之變而門數守之蓋五火之用必有機知其機之所存則火有可用之時吾守此數而用之敵若用火以攻我亦守此數而防之數者箕壁翼軫星所行之度數也算其數可以知其風起之日即可行火如此則不失其機矣劉毅討桓玄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烟塵漲天桓護諸軍一時皆敗走周瑜拒曹公時風甚猛烟焰漲天或曰陽生於子終於己陰生於午而終於亥晝者陰始生也陰始生則風久乃止夜風始生也陽始生則風止而不久又宜討數以守欲其通變而用之或說以人數而守

之恐其敵以強而擊之也
故以火佑攻者明以水佑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
奪

物各有用因其用以致利者人之所同物各有性
因其性以成其功者軍之妙算水火之用人之所
同用以成其利也至於兵之所資次取勝者必得
其性而後可以用矣水性本烈則熒若其始之
不明則不烈水性本激則深若其本之不強則
不激矣惟其明者而後能熒惟其強者而後能深
則水火之用非明與強則不可也明對微而言之
強對弱而言之用火以攻人苟不能明則微矣火

之勢微人得而撲滅之何足以攻人以火佑攻者
所以貴其明此周瑜赤壁之役烟焰漲天是也用水
以佑攻苟不能強則弱矣水之勢弱人得而決
注之何足以攻人以水佑攻者所以欲其強也此
韓信泜水之役水大至者強也水火皆可以佑攻
不然不如火之利為大水但可以絕人之軍而不可
以奪人之軍糧食積聚也是以張昭釋曰水能隔
絕不如火之燒人積聚爭奪之利速也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釋此謂或曰賞不以時謂費留也其意謂戰
既勝攻已攻而不修其功者凶也命之曰費留言

其徒費財而又遲留焉而張昭亦曰修其奇以奪
敵而不費者逆賞典也如此則留士心而不能致
夫伯也或以說戰可以勝攻可以取而不修治其攻
戰之功者凶命曰費留者謂費財而逗留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
不戰

此言用兵之道不可輕也惟主之明者然後能慮
之將之良者然後能修之慮也者謀之於未然修
者舉之而不廢其慮之者高之以廊廡之論出之
以帷幄之奇而計之於其始其修之也行君之令
奉君之罰而成之於終故有湯武必有必有伊呂

有高祖必有韓彭有光武必有寇鄗有太宗必有
英衛君舉之將行之二者不可偏失也故非有以
利天下之人則不動非有以得天下之心則不用
非甚危患則不戰蓋言兵之不可輕用也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
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
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謹之良將警之
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杜佑曰人主興軍以道不可以己之私忿將舉兵
以策不可以愠而合戰蓋兵者大事也其舉之也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其用之也將不可愠而致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夫怒形於色怒已而後喜愠形於心愠去而後悅苟怒而興師適所以亡國烏得而再存愠而致戰適所以死士烏得而再生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此以怒興師也高祖使人辱咎果出戰此以愠而致戰也乃若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此怒也齊之戰士怒自十倍而復齊城此愠也主何為而不怒將何為而不愠文武之怒公乎天下之怒而齊之怒同乎將軍之愠也故可以勝夫用兵若是其難故明主則謹之良將則驚戒之言不可輕用也知兵之不可以輕用故國可以而安軍可得而全所以謂之安國全

軍之道也杜佑通典舉此則曰此安危之道也謂安危之道者以其有危也若是則可以不謹之警之哉况人之怒於朝也夕或至於喜旦之於愠也莫或還於悅喜愠之無常也如此為君將者安可以率然之怒而舉大事乎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夫商戰於世也
後是德充於世德去而後德苟存而世亦
亡國焉得而存存德而後德充而世亦
存德充而後德存德存而後德充而世亦
存德充而後德存德存而後德充而世亦
存德充而後德存德存而後德充而世亦
存德充而後德存德存而後德充而世亦
存德充而後德存德存而後德充而世亦
存德充而後德存德存而後德充而世亦
存德充而後德存德存而後德充而世亦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終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終
田單縱反間於燕而燕果敗秦使間言於趙而
趙果降間之有益用也如此孫子所以有用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
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祿百金不知敵人
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
之主也
興十萬之師為至衆出千里之征為至遠以至衆

之師從至遠之役其調度其供億所費不貲上而
公家之所奉下而百姓之所費一日而用千金焉
故執干戈之役則騷動於外飛芻輓粟則騷動於
內道路之間不息無怠焉故不得操農事者七十
萬家古者九夫為井中為公由八家私其八一家
從軍七家奉之供其屨屨衣糧故以十萬之師舉
則七十萬家不得操事其為利害可勝言哉兵之
一日之費如此其大必欲求為必勝之道今將者
且愛爵祿百金而不以求敵人之情何以取勝哉
且僮來之物其易得敵人之情尤難知以僮來之
物得難知之情吾何悟而不與之乎况數年之守

為至久一日勝負為甚重吾不能用人以間伺敵
人之情是乃不仁之至也非可以將乎人也非可
以佐乎主也又非可以主乎勝也是以太白陰經
曰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繕甲兵具卒乘出則破
人之國敗人之軍殺人之將虜人之俘贏糧万里
行於敵人之地不知敵人之情非主之過也將之
罪也若是則間其可不用乎陳平告漢王願捐數
萬斤金行反間以間楚之君臣以疑其心而漢王
乃以黃金四萬斤與平恣其所為不問其出入而
卒以破楚者得此術也此孟子曰為富不仁法曰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
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太白陰經曰敵情不可求於星象不可求於鬼神
不可求於卜筮可求之於人知此則知古之明君
賢將之所以制勝者未有不本於得人以知敵人
之情也蓋不知敵人之情則大功無自而立不有
可用之人則敵情無自而知苟其情之不可得則
取勝之道未易以決必也因其人之可以知敵之
情者從而用之則彼之利害之方去就之宜吾皆
有以先知之此明君賢將所以貴乎先知也夫先

知之道將求之於鬼神耶而鬼神之道無影無形
依人而行溺於虛無不可以必信也將求之於事
類耶而事類之際涉於己無不可以往而察來難
以取信也或以事為士則以為賢士儒者冠貞冠
而方履履三才之道無不知今吾先知足以燭物
何象於士然不若事類之說將來之於制度耶而
正制度之間麗於形迹亦不可以取信也然則如之
何不過求之於人耳是人也吾能用之可以知敵
之利害可以知敵之動靜可以知敵之表裡可以
敵之虛實凡敵之情狀既無一人而不知則鬼神
事類又何取焉此李清所以曰夫戰之取勝豈求

之於天地在乎因人成事也蓋先知者知微知彰
知存知亡物未來而明事知微而斷用之於未奔
沉之前作之於忽微眇綿之際所以然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被堅執銳陷陣先登此敢戰之人也龍韜豹略素
蘊機鈴此善謀之人也水舟陸車木牛流馬此供
億之人也考精祲之祥占風角之數此卜筮之人
也敢戰者吾資其勇善謀者吾資其資供億者吾
資其勞卜筮者吾取其數至於探敵人心腹之謀
索敵人表裏之事寧無資於間乎然間之為間不

故云反間如趙奢待秦間陳平用楚間是也死間
謂作詐誑之事於外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
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諭敵從而信之吾所
行不然間則死矣此杜佑之說也如鄴食其之在
齊唐儉之在突厥也而昭之言則曰死間者為誑
事於外令吾間知之以傳於敵間者聞而傳於敵
釋之曰造我國陰事令泄於間我間又泄之於敵
間則我偽事聞於敵事終無實而敵間誅也生間
者謂擇己有賢才智謀能自間通於敵之親貴察
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己知其實還報故曰生
間此杜佑之說也而昭亦曰內明外朴之人深心

難見敵國我國皆可往來間事如晉伐原人不降
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此生間也李筌陰經有
所謂行人之篇陰經之行人即孫子之間者也陰
經曰行人之用有三一曰敵國之人來觀釁於我
賂之使倒其事二曰因敵之亡官者得罪來奔於
我高其爵重其祿察其辭覆其事實而任之虛而
誅之以為鄉導三曰吾使行人見敵國之君左右
執事孰愚中外近臣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
孰小人吾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以陰經之
三行人較之孫子之五間其多數雖殊而其所知
敵之情則一已矣

一而止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生間有死間五
者俱起而用之人不可得而知其道之所在是謂
神妙之本紀亦法也人君於此五者必當寶而
貴之善於為間者其機既不可得而測妙於用機
者人君亦不可以不貴五間之用至於莫知其道
而極其神此妙於用機而不可測者也人君之寶
非貴之乎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
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
因間者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

之可使伺候也此杜佑之說也張昭亦曰敵國之
入用之謂以息礼厚撫待俾為我用也如唐得男
生以伐高麗韋孝寬以金貨啗齊人而知其動靜
是也內間者因在敵其官失其職者若刑戮之子
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此杜佑之
說也而張昭亦曰敵國之官或怨罪廢或辱妾失
愛或有人不任用或翻覆好利者皆可密陷通情
俾以敵之陰事告我也此如晉用苗賁皇楚用伯
州犁也反間謂敵使間來視我知之因厚賂重
賄使為我間也此杜佑之說也而張昭亦曰敵使
間我知之佯以偽事泄於外令敵間得之以誤敵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
用兵之法有緩急有輕重有隱顯急者不可待以
緩重者不可待以輕隱者不可待以顯間之為用
其急矣乎其重矣乎其隱矣乎且供億之職下筮
之司籌筭之任若可親也而間為莫親為先登陷
陣則有賞攻城降邑則有賞舉旗斬將則有賞皆
在所厚也而間為莫厚為道在於不可見事在於
不可聞勝在於不可知皆欲其密也而間為莫密
為惟間為莫親為此人君所以寶之也間為莫厚
為此所以不愛爵祿百金也間為至密此所以未
非發而先聞者有死也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得能
間之實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不備其道則不足以任間之人不密其機則不足
以知間之情夫間最難知用也將以用之必其聖
智之過人將以使之必其仁義之素治然而人心
難測苟非微妙之神亦何以得其實哉聖智則可
以知人故曰能用間仁義則可以感人故能使間
微妙則可以窮理故能得間之實用者謀之於始
而未發之於彼之時也使者已發之於此而行之
於彼之時也漢高祖可謂得任間之道矣可謂有
知間之機矣知秦將之可陷楚王之可間此用之

以聖智也子陣平以千金用食其以下齊此使之
以仁義也向使高祖無深沈之度又安知其情實
之必如是乎三者一而非是則間亦不可得而行
也間之用也如意微而又微人不可以而測也無
所不用之矣在陰經之行人有曰若擊隼之入重
林無其蹤若游魚之入深潭無其迹離臺俛首不
見其形師曠傾耳不聆其音微乎與纖塵俱飛豈
勇力輕命之將而見行人之事哉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事莫密於間、欲其密則非特彼之人不可使之
知雖吾之士卒亦不可得而知之不特吾之士卒

亦不可得而知。雖吾之禡裨亦不可知之。知一有不密則事發矣。事發而人知之。吾之所圖者去矣。此在軍法何以處之。待之以死耳。故間事未發而先聞者必吾間傳之耳。故間與所知之人皆死。李筌於行人篇曰：三軍之密者莫於行人。行人之謀未發有漏者告者死。謀發之日削其藁焚其草。鉗其口木其舌使無內謀之泄。李筌之言不得於孫子。聞之則也。故曰：人不可與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事之所在特欲為之必審知之而為之則所為無

不成。不知而為之則所為妄。奉况兵家之事千變萬態而間之所用將以出入乎。兩軍之間一有所不知則失事矣。又何以為間乎。故凡有所欲擊之軍必有所欲攻之城有所欲殺之人自守將而下至於門者無不欲知其姓名。為守將者一軍所守之將也。左右禡裨之將也。謁者引道官也。門者守門之人也。舍人守舍之人。其姓名必令吾間知之。既知之矣。一有所用則因之可以戒其事。杜佑曰：必先知之為親。曰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張昭兵法於軍中擇士法有所謂有得敵人門戶請謁之情者可使為間。知此則知守將

謁者門人舍人之姓名不令吾間知之也宣公十
五年楚子困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反
與之語華元之所以入楚師者以先有所知也杜
氏從而釋之曰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
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
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
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
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必在於
反間故反間不可不辱也

張昭曰凡用間以間人亦用間以間我惟須深
窳不泄事機是故敵有間我者我必索知其來而
彼反為我所用矣蓋常人之情足其所欲者則惟
吾之所欲用彼其所慮則不知吾之所以用敵間
之來間我者可反而用之以反間也吾將使之為
吾所用而間於彼必有術焉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故可得而用也欲因而利之故不愛爵祿百金使
足其所欲也導而舍之使觀吾之營壘動靜以役
其所慮也開導以事而釋之使歸如趙奢善遣秦
間因而利之也楚以羸師示少師導而舍之也夫
如是反間而知敵人之情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

也死間可使為誑事以告敵生間可反報如期遲
速有信也五間之用為主將者必當知之其所以
知之必在反間也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杜佑曰反
間五間之本事之要者故當厚待之此反間所以
不可不厚也經言不可不厚者如曰反間如民之
生如武車之士武騎之士皆所可厚也在人有不
可輕之實在君有不敢輕之道故也
昔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
說者說此謂孫子之意非以伊呂為商周之間臣
其意曰治生君子亂生小人商之方興伊摯猶在
初非商之故臣夏不能用而商用之此商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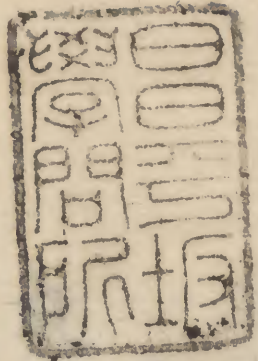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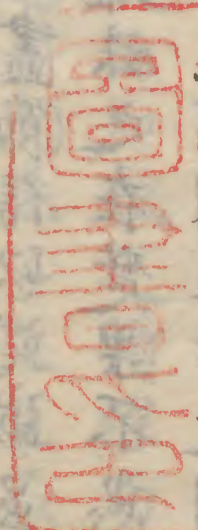
三興周之興也呂牙猶在商初非周之故臣也商不
能用而周用之此周所以興湯武仁義之舉伊呂
王者之佐使其資間以成功則後世何以稱焉然
以孫子之意求之已以是而言之用間則其為間
也必矣夫世之所謂間者固有間其君者有間其
臣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
者有間其隣好者莫非間也而去古人用間之本意
未盡也夫間者本以知敵人之情孫子前言先知
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
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古人用間惟欲知敵之情則
伊呂之在夏商其亦知敵之情深矣既得其情與

用間何異大抵商之興也伊尹為夏之庖丁周之
興也呂牙為周之漁父秦之為帝也李斯為山東
之狝夫漢之為王也韓信為楚之亡卒魏之伯也
荀彧為袁紹之棄臣晉之禪也賈充仕魏之起
也崔浩家晉收而用之故能佐六七君而帝天下
即此以觀則伊摯之在夏呂牙之在商虽非用心
之人而知敵之情深而得用間之實孫子安得不
言之用間孫子之臣厥有旨也伊摯伊尹也呂牙
呂牙也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
三軍所恃而動也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
敗遂以間為下策然孫子之十三篇終之以用間
者非輕之也蓋重之也若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
忠以盡節信以竭誠虽有善間安可用乎以西父
鍾離昧之在楚果不忠乎不信乎及漢間一行而
不自保何間之不足用用間而不能成功者非間
之罪也不得其人也蓋有過人之能者然後能為
過人之事有過人之能者然後能成過人之功上
智者過人之能也間者過人之事也必成大功過
人之功也是功也又豈攻城略地擐旗斬將之比
哉其大也不可勝言也上智之間必伊呂而後可

也立商造周其功為如何耶兵之至要其在於間
故三軍所賴以動用者非間不可也何者間可以
知敵之虛實可以知敵之動靜可以知敵之表裏
夫然後吾有所用可以足其所欲矣此三軍之衆
所以賴是而動也昔李愬得李祐而擒元濟光弼
得高暉而破思明慈非恃此而後可動乎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十一終

元治甲子

